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法) 小仲马 (Dumas, A.) 著
黄晶 译



WORLD LITERATURE

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法) 小仲马 (Dumas, A.) 著
黄晶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 (Dumas,A.) 著 ; 黄晶译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17-3156-6

I. ①茶… II. ①小…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3309号

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作 者 / (法) 小仲马 (Dumas,A.)

译 者 / 黄晶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刘子健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0.5

字 数 / 177千字

版 次 /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1.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156-6

译者序

“她从来只戴茶花。一个月中，有二十五天她戴白色茶花，另外五天戴红色茶花。没有人知道这颜色变幻的原因。在巴尔荣夫人的花店中，她被人称作茶花女。这名字就叫开了。”这就是《茶花女》中对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经典描写。

《茶花女》是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代表作。小仲马（1824年—1895年），法国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他的父亲是以多产闻名于世的杰出作家大仲马。为了与其父作区别，多称小仲马。他的代表作有小说《茶花女》、戏剧《半上流社会》、《金钱问题》、《私生子》、《欧勃莱夫人的见解》、《阿尔丰斯先生》等。《茶花女》是他的成名作。小仲马的作品大都以妇女、婚姻、家庭问题为题材，或描写在资产阶级腐朽风尚毒害下沦落的女性，或表现金钱势力对爱情婚姻的破坏，或谴责夫妻之间的不忠。小仲马在《茶花女》里，以细腻的笔触、深情的语言，抒写了作为一个妓女的思想和感情，希望和绝望。小说改编成剧本后，被先后四次搬上银幕，获得巨大成功。后来此剧又被改编成歌剧，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上演。

《茶花女》的故事叙述的是男主人公奥尔马与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小说描写的是被迫沦为妓女的玛格丽特，在巴黎终日与贵族公子们来往，一次偶然结识了富家子弟奥尔马。奥尔马真挚的感情激发起玛格丽特对真正爱情生活的向往。但抱有资产阶级偏见的奥尔马的父亲，认为这种结合有辱门第，影响奥尔马的前程，亲自出面迫使玛格丽特离开奥尔马。奥尔马以为她有意抛弃他，多次寻找机会报复。玛格丽特深受疾病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终于含恨而逝。作者在情节的布局和剪裁方面并没有下很大的功夫，文字朴实动人，充满着一腔怨愤，洋溢着充沛的激情。虽然在小说问世的时候，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已经渐趋势微，但是这部小说仍然散发着一股颇为强烈的浪漫气息。尤其是小说的结尾部分，玛格丽特的日记和遗书一篇比一篇动人，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识的安

排。这批遗书读起来声声哀怨，字字血泪，回肠荡气，酣畅淋漓，致使整篇小说在感情奔放的高潮中结束，获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茶花女》的取材，来自于阿尔丰西娜·普莱西的一生以及她同小仲马的一段感情纠葛，但是作品与现实并不相同。小仲马同阿尔丰西娜·普莱西一段交往只不过是这位著名作家的一段风流韵事，而奥尔马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普遍意义。这是因为，无论小仲马对阿尔丰西娜的感情如何，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位不幸的风尘女子之死不是一桩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种具有深刻含义的社会现象。他由此想到了自己的那位可怜的亲生母亲，想到了社会的种种残酷和不平。而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人世间的这些悲剧却往往又是在维护某种道德规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造成的。小仲马的创作观念因而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他开始自觉地把完善道德、追求理想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则，并意识到这是文学家的责任和义务。尽管人们并不十分清楚小仲马心目中的“道德”和“理想”的准确含义，但是读者们分明可以在《茶花女》中看到作者对那种压抑人性、摧残爱情的虚伪而又残酷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和鞭挞，听到作者发自内心深处的痛楚的呐喊。《茶花女》这个爱情故事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也许主要就在这里。

玛格丽特是作者费劲心思塑造的成功的风尘女子形象。作者刻意把她塑造得与众不同。她美丽、聪明而又善良，虽然沦落风尘，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她充满热情和希望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而当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又甘愿自我牺牲去成全他人。这一切都使这位人们所不齿的烟花女子的形象闪烁着一种圣洁的光辉，以至于人们一提起“茶花女”这三个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下贱的妓女，而是一位美丽、可爱而又值得同情的女性。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为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不朽的艺术形象，而玛格丽特则完全可以跻身其间而毫无愧色。

玛格丽特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是一个垃圾堆里唯一纯净的空酒瓶，是整个变态社会的缩影。她愿意倾其所有来换取爱情，而她却无法用自己的尊严与良心来成全他的爱。她宁愿去成全一个可怜的父亲对儿子自私霸道的爱，宁愿去成全一个哥哥为了妹妹的终生幸福所履行的责任。她虽然只是一个靠出卖肉体生存的下等人，却造就了世间最伟大的爱情，她所作的一切是由爱唤起的，她的死亡也是爱对她的洗礼。她带走的是所有了解她的人的眼泪；丢弃的，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作者试图通过她来

向世人阐明：玛格丽特的悲剧并非只是一个妓女的悲剧，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人文思想的荒诞的悲哀。

本书没有华丽的文字，但那真挚的感情对白却能让每一个有过恋爱经历的人渐渐把自己与主人公融为一体，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与他们一起欢笑一同流泪，可以说《茶花女》的故事，其实就是作者小仲马自己的爱情故事。由于作者自己的特殊身份，让他更贴切的明白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淫靡之风，导致许多像玛格丽特一样的女性受到侮辱与损害，使他决心通过文学来改变社会道德。玛格丽特和奥尔马的爱情，无疑是纯洁、高尚的，但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真的使人无法“出淤泥而不染”，所以他们悲剧性的结局，也是必然的结果。

《茶花女》一出版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尽管上流社会恼怒地批评它“渲染妓女生活，淫荡堕落、低级下流”。但是更多人被里面真切感人的故事所征服——玛格丽特悲惨的遭遇以及她灵魂的悲号，还有男主人公奥尔马痛彻肺腑的悔恨，都强烈地触动着读者的心弦。值得一提的是：《茶花女》也是最早被介绍到我国的西方文学名著。让我们一起走进茶花女，走进那个浮华背后的纯粹的爱与灵魂。

—

我一向坚信，只有对人物本身悉心研究过的人，才有可能塑造出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就像只有认真地学习过某种语言，才会讲该语言一样。

由于我现在对文学创作还没有达到笔下生花的程度，所以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

我诚恳地希望读者能够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现在为止故事里面出现的所有人物，除了女主人公外，至今都还活在世上。

此外，我所记录的大半故事，在巴黎都有很多的见证人，倘若我的记录不够令人信服的话，他们可以出面为我作证。出于某些特别的原因，唯有我才能完整地将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因为也只有我对这个故事了解得巨细无遗，不然，我如何能写出这部完整又兴味盎然的故事来呢？

下面就来说说我是怎样了解到这些详情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路看到一张大幅的黄色广告，宣称将要拍卖大量家具和珍贵古玩。本次拍卖是在物主过世后举行的。广告上并没有提到物主姓名，只说到拍卖将于十六日中午到下午五点钟，在安泰街九号进行。

广告另外写到，这个月的十三和十四号，大家还可以参观这套公寓和家具。

我一直是个古玩爱好者。于是心想这次一定不能坐失良机，即使什么也不买，也要彻彻底底地饱个眼福。

第二天，我来到了安泰街九号。虽然时间还早，可是公寓里已经有很多参观者，甚至也有女性。虽然她们都穿着高级的丝绒服装，身披华贵的开司米披肩，门口还恭候着豪华的四轮轿式马车，但是她们仍然都惊讶地、专注

地、甚至还羡慕地欣赏并赞叹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奢华陈设。

不久，我就理解她们为什么这样羡慕和惊讶了。因为我四处观察了一阵，马上就明白了自己正待在一个靠情人供养的女人也就是一位高级妓女的房间里。可是，上流社会的妇女想看到的，也正好就是这种女人的内室，而这里恰好有一些上流阶层的妇女正在参观这寓所。这些女人靠人供养并拥有华丽的马车，在她们乘马车外出的途中，每天都会向贵妇人的马车上溅泥浆。她们跟那些贵妇人一样，在意大利的歌剧院都订有包厢，坐在她们隔壁甚至和那些女人一起谈话。她们每天厚颜无耻地在巴黎卖弄她们的风骚、炫耀她们的珠光宝气和财富地位。

现在我参观的这所房间的女主人已经故去，因此如今连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随意出入她的房间，参观她的卧室。死神已经将这个富丽堂皇而又藏污纳垢的房间净化干净。再说，如果一定要有一个缘由的话，她们的借口是，她们是来参加拍卖的，之前并不知道这是谁的家。她们看到了广告，想来观赏一下广告上推荐的东西，只是预先挑选一番而已，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这并不影响她们从所有这些奇珍异宝中，探寻这个交际花的生活痕迹。再说，她们已经从别人的谈话中，听到过和这个交际花有关的一些非同寻常的故事了。

不幸的是，那些秘密的事情已随同这个女主人一起消散了，不管这些贵妇人的期待和愿望有多良好，多不可思议，她们也只能是获得死者身后留下来的要拍卖的物品，却丝毫也看不出女主人生前操皮肉生涯的痕迹。

幸好，值得买的东西很多。这里陈设富丽堂皇，雕刻物精美华丽，有布尔制作的玫瑰木^①家具，塞弗尔^②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③的小塑像，绸缎、丝绒和花边刺绣品，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我跟随着那些比我先来的好奇的贵妇们，在住宅里信步而行。她们走进一间拉着波斯帷幕的房间，当我也正要跟着进去的时候，她们却随即微笑并摇摆着退出来，仿佛对这次新的猎奇感到羞耻。但是这反而更激起了我想马上踏入这个房间的强烈欲望，以探个究竟。原来这是女主人生前的梳妆室，里面摆满了各种最精致的玩意儿，从这里看出死者生前的挥霍无度到达了顶点。

① 原产于巴西的高级木材，因能散发出玫瑰花香得名。

② 法国村镇，著名瓷器工业中心。

③ 德国著名瓷器、食品、纺织中心。

靠墙摆放着一张宽约三尺，长六尺的大桌子，阿克卡和欧蒂昂^①制作的各种珍宝在桌子上面闪闪发光，可谓琳琅满目，真是洋洋大观、华丽非凡的一套收藏。这千百件珍藏品对于居于这房间内的女主人而言，是梳妆打扮不可或缺的必备之物，而且其中没有一件不是金器或银器。很显然，这么多的收藏品只能是逐渐地收集，也不是某个情夫一个人就能搜罗齐全的。

我目睹着这间属于一个由情人供养的女人的梳妆室，心中并未感觉到不悦或者厌恶，无论是什么东西，我都饶有兴趣地仔细观察欣赏了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巧夺天工的器具，都镌刻着各种不同的姓氏的首字母和形形色色的徽章。旧时贵族家庭的族徽，通常被镌刻在该家族的器物上。

我瞧着所有这些物品，其中每一件都使我想起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肉体交易。我想，上帝对她还算宽宏大度，因为毕竟没有让她遭遇通常的那种惩罚，就是面对风烛残年的晚年，而是让她带着那如花似玉的容貌，在奢华中死去。对于那些交际花来说，年老色衰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确实，还有什么比放荡堕落的晚年——尤其是对于女人——更为惨不忍睹的呢？她们的晚年过得没有一丝尊严可言，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丝毫关心和同情。这样抱恨终生，并不是因为追悔过去误入歧途，而是悔恨自己一再失算和用钱不当，这种命运恐怕是人们能够听说的世界上最悲惨的了。我认识一位曾经风流一时的老妇人，过去的生活只把一个女儿留给她，据她那时候的人说，她的女儿几乎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这位母亲从来没有对这个可怜的女儿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反而要她给自己养老，就像她作为母亲把她从小抚养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女孩名叫路易丝，她听从母亲的意思开始了委身于人的生涯，既毫无选择，也毫无兴趣，更毫无热情，仿佛是有人想要她从事某种职业，她就从事这种职业一样。

长期以来耳濡目染这种堕落的生活，并且过早地沉湎于此，再加上这个姑娘常年体弱多病，这一切扭曲了她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这种能力上帝也许给予了她，但是没有人想过使它得到发展。

我会永远记得这个姑娘，她几乎每天总是在同一时刻走过大街。她的母亲片刻不离地陪伴着她，这样持之以恒，如同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形影不离。那时我还年轻，很容易沾染上那个时代社会的轻佻风尚。但我还是记得，每当看到这种丑恶的令人非议的监视行为，我发自内心地感到蔑视和厌恶。

① 十八、十九世纪巴黎著名的金匠。

除此之外,任何处女的脸上,都不会有如此天真无邪的情态和这样忧郁而痛苦的表情。

这简直可以说就是一张委屈女郎^①的面孔。

有一天,这个姑娘的脸上突然展现出一丝喜悦和豁然开朗的神情。在她母亲一手包办的堕落生涯里,天主仿佛赐予了她一点获得幸福生活的权利。说到底,天主既然已经塑造了她软弱无力的性格,为何不让她在痛苦的生活重负下得到一点点的慰藉呢?终于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有的那么一点圣洁的思想,使她欣喜得全身战栗。人的心灵总有一些古怪的避难所和寄托。路易丝立刻跑去把这个使她欣喜若狂的消息告诉她的母亲。这说起来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启齿的事,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一些伤风败俗的故事,而是在讲述一件真人真事。如果我们认为没必要时不时地揭露这些女人的苦难的话,我们索性闭口不谈也许更好一些。人们常常谴责这些女人,又不听她们的申诉,蔑视她们,又不公正地对待和评价他们。我们觉得难以启齿,但是做母亲的居然这样回答她的女儿:她们两个人的生活已经不太够花销,三个人的话就更入不敷出了;再说,这样的孩子一无用处,因为怀孕不做生意也是白白浪费时间。

第二天,有一位助产婆——我们暂且把她当做女孩母亲的一个朋友——来看望路易丝。路易丝卧床数日,病好后脸色比过去更苍白、身体更虚弱。

三个月以后,有一个男子对她心生怜悯和爱慕,设法要医治她身心的创伤,然而这最后一次打击太厉害了,路易丝最终由于流产的严重后果,不治而逝。

她的母亲仍在人世,生活得怎么样?大概只有天知道!

正当我凝视着那些金银匣子的时候,这个故事便浮现在我的脑际。看来在我沉思凝想的时候,已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了,因为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门人,他正在门口严密地监视着我,看我是不是在偷窃。

我走近这位看门的老实人,他已被我弄得惴惴不安。

“先生,”我诚恳地对他说,“您可以告诉我这房间的主人叫什么名字吗?”

“玛格丽特·戈迪尔小姐。”

^① 巴黎圣额斯塔什教堂中的一座大理石雕刻的妇女头像,因其面容带有哀怨隐忍之情而得名。

我知道这个姑娘，并且还有过一面之交呢。

“是吗？”我对看门人说，“玛格丽特·戈迪尔去世了吗？”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去世的？”

“大概三个星期前吧。”

“那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公寓呢？”

“那些债权人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抬高拍卖价。买主可以预先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您明白，这样可以提高价格招徕顾客。”

“这么说，她还欠下债了？”

“噢！先生，欠了一大笔债呢！”

“那么，拍卖得的钱可以付清那些债务了吧？”

“差不多，应该还有剩余。”

“那么，剩余下来的钱会给谁呢？”

“给她的家属。”

“这样说，她还有家？”

“看来有。”

“谢谢您，先生。”

看门人摸清了我的来意之后就感到放心了，还对我有礼貌地行了个礼，于是我走了出去。

“可怜的姑娘！”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想着，“她必定死得很惨，因为在这她这种生活圈子中，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会有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了同情和怜悯之心。

很多人可能对此感到荒唐可笑，但是我对这些烟花女子是很宽容的，我甚至觉得犯不着为这种宽容与人争辩什么。

有一天，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的时候，看到旁边一条街上有一个妓女被两个宪兵押走。我不知道这个姑娘到底做了什么事。我所看见的只是她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婴儿，哭得泪如雨下，也许因为她被逮捕后，母子就要骨肉分离了。从这一天起，我便再也不会轻易地蔑视一个刚见面的女人了。

二

拍卖会在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安排有一天间歇的时间，这段时间是留给挂毯工人用的，他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拆卸帷幔、窗帘等饰物。

那时候，我正好刚从外地旅行归来。当独自一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我的朋友们总会告诉我一些重要的新闻，然而，没有人把玛格丽特的去世作为要闻告诉我，这也是相当自然的。玛格丽特长得风致楚楚，但是，这些女人的生活越是引起街谈巷议，她们的死便越是悄无声息。她们犹如某种星星，升起和陨落时一样黯然无光。倘若她们年纪轻轻就夭折了，那么她们所有的情人就会同时获知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交际花的所有情人差不多都融洽无间。他们在一起时会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几件她过去的事，然后彼此将照旧继续生活交往下去，毫不受其影响，甚至没有一个人掉一滴眼泪。

现在的人到了二十五岁，眼泪就变得非常少见，当然不可能随便对什么女人轻易抛洒同情之泪。至多也就是为曾经为他们花过钱的父母们掉几滴眼泪，作为对他们花钱养育自己的报答。

至于我，虽然在玛格丽特的任何一只梳妆匣上，都没有以我名字的首字母组成的图案，可是我刚才承认过的那种出于本能的宽容和那种天生的同情怜悯之心，却使我对她的辞世久久不能忘怀，尽管她超出了值得我如此缅怀的程度。

我记得过去时常在香榭丽舍大街碰到玛格丽特，那时她总是坐在一辆由两匹枣红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四轮轿式马车里，每天一准到达那里。那时我注意到她身上有一种罕见的不同于她那一类人的高贵气质，这种气质使她的美貌韵色更添风采，更显得不同凡响。

通常这些不幸的女子出门时，身边总是有人陪伴着。

这是由于这些女人都害怕孤独和寂寞，加上任何男人都不愿意把自己同这种女人的夜夜恩爱公诸于众，因而她们外出时总是带着女伴，这些女伴

的景况都和那些女人有着无限的差距，她们没有自己的车子，而且大多是爱搔首弄姿的老妇人，只是任凭如何打扮，都已无法显示出俏丽的容颜。假使有人想知道她们所陪伴的女子的任何私情秘事，那么，尽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向她们请教。

玛格丽特却与众不同。她总是独自一人坐车到香榭丽舍大街，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穿着十分素雅的连衣裙，尽量不惹人注意。虽然她在这条她时常散步的街道上有很多熟人，她也仅仅是偶尔对他们莞尔一笑。也只有这些熟人才可以看到她这种仿佛只有公爵夫人才有的微笑。

她也不像其他同行那样，在圆形广场与香榭丽舍大街入口之间踟蹰。她的那两匹马常把她飞快地拉到布洛涅园林^①，她在那里下车，漫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她那华丽的双座四轮轿式马车，驱车疾驶回家。

所有这些情景我以前都目睹过，如今依然历历在目，这个姑娘的夭折令我非常痛惜，如同人们惋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被毁坏一样。

的确，再也不可能看到像玛格丽特一样迷人的美女了。

她身材颀长苗条，有点过于高挑，可是她拥有一种精妙绝伦的才能，只要在穿着上稍稍花些功夫，便可以掩盖造化的这个小小疏忽。她披着长可及地的开司米大披肩，两边留出丝绸连衣裙宽阔的边饰。厚厚的手笼包藏住她的手，紧贴在胸前，四周围满了褶裥，做工十分精巧，无论用怎样挑剔的眼光来看，线条的曲折都是无从指责的。

她的头发非常秀美，仿佛经过精心修饰，显得小巧玲珑，就像缪塞^②所说的那样，她的母亲仿佛有意把她生得这么小巧，以便于精心雕琢打扮。

在她艳若桃花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两道弯弯的黛眉，如同画就一般；眼睛罩上了浓密的睫毛，当睫毛低垂时，在嫣红的脸颊上投下一缕淡淡的阴影；纤巧、挺秀的鼻子充满着灵气。由于对肉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鼻翼微微向外张开；嘴巴端正匀称，柔唇优雅地微启时，便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皮肤就像未经手触摸过的桃子上的绒衣一样而显出颜色。这便是她那迷人而充满魅力的脸蛋的全貌了。

黑玉般的头发，不知是否是天然卷曲的，在额前分披成两大绺，消失在脑后，露出两个耳垂，两只钻石耳环熠熠发光，每只价值大约四五千法郎。

玛格丽特虽过着纵欲的生活，但她的面容却呈现出处女般纯真的神态，

^① 巴黎近郊的一处旧时上流社会人物聚游的景点和游乐胜地。

^② 十九世纪时的一位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

甚至还带着一些稚气，这点难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玛格丽特有一幅很好的自己的肖像画，它出自维达尔^①之手，也只有他的手和画笔，才能把她画得如此惟妙惟肖。在她去世以后，这幅画曾在我手里一段时间。这幅画画得确实活灵活现。对往事的记忆也许会有疏漏，而这幅画却能弥补不少我记忆的缺失。

这一章里描述的详情，有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过这些将在下面的文字中一一谈到，以免开始讲述这个女子的轶事时，再回过头来提起。

每逢剧场首场演出，玛格丽特一定光临。每天晚上，她都在剧场或舞厅里度过，只要有新戏上演，十有八九会在剧场里见到她。她总有三样东西不离身：一副观剧望远镜、一袋糖果和一束茶花，并且总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这些茶花一个月里有二十五天是白色的，另外五天则是红色的。从来没有人知道茶花颜色变化的原因，连我也无法解释个中缘由。在她常常光临的那几个剧院里的常客，还有她的朋友们，都和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件事。

除了茶花，谁也没看见玛格丽特带过别的花。因此，就在她经常去的巴尔荣夫人的花店里，有人给她取了“茶花女”这个绰号，并一直流传了下来。

另外，如同在巴黎的某个圈子里生活的所有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做过一些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的情妇。对于这些，她毫不隐瞒，而他们则自吹自擂，可见，这些情夫和他们的情妇彼此都是心满意足的。

然而，据说有一次，从贝尼尔^②旅游归来以后，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她只和一个外国老公爵一起生活。这位老公爵富可敌国，千方百计要她结束过去的生活，看来她也心甘情愿地听从老公爵的摆布了……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跟我说的：一八四二年春天，玛格丽特身衰体弱，气色也愈来愈不好，医生们建议她到温泉去疗养。于是她便动身去了贝尼尔。

在那里的病人当中，就有那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和玛格丽特有着同样的病症，而且长得极为相似，以致别人甚至会把她们看作姐妹俩。然而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玛格丽特来了之后没几天，公爵小姐便撒手人寰了。

正如有些人总是愿意待在埋葬着自己亲人的土地上一样，公爵在他女

^① 十九世纪时法国的一位知名油画家。

^② 在上比利牛斯山区，法国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

儿离开后就一直留在贝尼尔。一天早上，在一条小径的拐角处他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到女儿的亡灵在眼前掠过一样，便朝她奔过去，抓住她的手，泪流满面地抱住她，也不打听清楚她到底是谁，只恳求允许他能够经常看到她，允许他把她当做自己逝去的女儿的影像来爱她。

玛格丽特只是跟她的侍女一起来到贝尼尔，再说她也丝毫不介意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便欣然允诺了公爵的请求。

在贝尼尔，也有一些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特意来拜访公爵，把玛格丽特小姐的真正身份告诉他。这对老人来说是当头一棒，因为这样一来她就再也谈不上跟他女儿还有什么相似的了，然而为时已晚。玛格丽特已经成为他心灵上的一种慰藉，甚至成了他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和唯一借口。

他丝毫不责备玛格丽特，何况他也没权力这么做，但是他问玛格丽特，她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交换的条件，他什么都愿意答应她，以弥补她的损失。玛格丽特于是答应了下来。

需要说明的是，玛格丽特生性热情奔放，当时正在患病。她觉得以前的生活方式是自己患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用迷信的话来说，她希望天主将美丽和健康留给她，作为自己悔改和皈依的交换。

幸运的是，夏末秋初的时候，由于常常洗温泉澡、散步，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她差不多已经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伴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他仍旧像在贝尼尔一样，经常来探望她。

他们的这种关系，别人既不了解真正的起因，也不了解真实的理由，所以在巴黎上层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公爵是以家财万贯而著称，现在又以挥霍无度而闻名遐迩。

大家把老公爵同玛格丽特的亲密关系，归之于老富豪惯有的贪淫好色。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想到了，唯独除了真情。

然而，这位老人对玛格丽特的感情，起因却如父爱一样纯洁，除了心灵相通和真切的关心外，其他任何关系在公爵看来都是乱伦，他始终没有对玛格丽特说过一句他女儿不宜入耳的话。

我们无意把女主人公描写成不同于她本来面目的模样。因此，我要说，只要她待在贝尼尔，她是很容易遵守对公爵许下的诺言的，况且她已经践约了。然而，一旦回到巴黎，这个惯于放荡生活、挥霍享乐、甚至狂饮滥喝的女子，就觉得只有老公爵的定期来访才可以打破一下她的孤独寂寞。这让她

觉得烦闷得要命，而以往生活的热流同时涌上了她的脑海和心房。

要提一下，自从玛格丽特这次度假回来之后，显得前所未有的漂亮。她当时才二十岁。她的病虽然暂时有了一些起色，但并没有根除，这更激发了她的狂热欲望，这种欲望往往是肺病引起的结果。

公爵的朋友们坚持说，公爵跟玛格丽特来往有损他的声誉。他们不断地监视着玛格丽特，想抓住她丑事的证据。一天，他们前来告诉公爵，并向他证实，玛格丽特在确信公爵不会去看她的时候，便开始和其他的人鬼混，而且经常延续到第二天。这些话使公爵感到钻心地痛苦。

公爵盘问玛格丽特时，玛格丽特向公爵承认了这一切，还毫不隐讳地告诉他不要再关心照顾她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再没有力量遵守许下的诺言，而且也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男人的恩惠了。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但是他能做的也仅限于此。到了第八天，他来恳求玛格丽特还是和以前一样继续跟他交往。而且他答应，只要能够看到她，她想做什么事他都能够接受。他还起誓说，即使要他一命呜呼，他也绝对不会责备她。

这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三个月后，即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发生的事情。

三

十六日下午一点钟，我按时来到了安泰街。

在能通车辆的大门口，就可以听到估价拍卖人的叫喊声了。

寓所里挤满了好奇的人，所有名妓名媛都莅临了，有几个贵妇人在偷偷打量着她们。这些贵妇醉翁之意不在酒，她们想以参加拍卖的名义，名正言顺地仔细瞧瞧那些自己从来没有机会与之相处的女人，或许她们还在私下里暗暗艳羡这些名妓轻佻放荡的享乐生活呢。

F 公爵夫人与 A 小姐擦肩而过，这位 A 小姐是当时妓女中最时乖运蹇的女人之一。T 侯爵夫人正在迟疑是不是应该把 D 夫人正在一个劲儿抬价的那件家具买下来。D 夫人是时下最风流、最著名的交际花。Y 公爵在马

德里被盛传在巴黎破了产，而在巴黎又有谣言说他在马德里破了产，可说到底他连最低的收入都花不完。他一边跟 M 太太谈话，一边跟 N 夫人眉目传情。M 太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短篇小说作家，她不时把自己所讲的故事写下来，并且签上她的大名；漂亮的 N 夫人喜欢在香榭丽舍大街徘徊散步，并且老是喜欢穿粉红或者蓝色衣服，两匹高大的黑色骏马为她驾辕，她是以一万法郎的价格从托尼的手中买下这两匹马的。最后还有 R 小姐，她是完全凭自己的才智争取到现在的地位的，这使那些只会炫耀嫁妆的上流社会的贵妇人自愧弗如，更使那些靠情人谋生的女人难以望其项背。她不顾天寒地冻来此竞拍，引起众多瞩目。

麇集在这所房子里的很多人的姓氏首字母，我们还是可以一一罗列出来的，他们在这里汇聚一堂是很令人惊讶的。但是，我们也担心这样做会让读者觉得厌烦。

只消再说一句，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欢天喜地，其中很多都是与死者相识的，但是好像对于故人并没有怀念之情。

公寓里大家笑声朗朗，拍卖估价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坐在拍卖桌前长凳上的商人们试图叫大家安静下来，好让他们安安稳稳做生意，然而这明显是徒劳的。如此杂乱喧闹的拍卖会我似乎还从未见过。

我偷偷地溜进这令人悲哀的纷乱嘈杂的拍卖会现场。这情景竟然发生在这个可怜的女人咽气的房间里。为了偿还她生前的债务，如今只能拍卖掉她的家具来抵债。与其说我是来买东西，倒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我注视着那几个从事拍卖活动的商人的面孔，每当一件东西叫到他们料想不到的高价时，他们就喜笑颜开。

那些在这个女人的卖笑生涯中搞过投机买卖的人，那些在她身上大赚一笔的人，还有那些在她弥留之际还拿了印花的借据来纠缠不休的人，现在还有在她死后还来冠冕堂皇地收取账款和卑鄙可耻的贷款利息的人，真可谓谦谦君子呀！

所以古人有言，商人和盗贼信仰同一个天主，实在是言之有理！

连衣裙、开司米披肩、首饰，快得让人无法相信地一下子都拍卖掉了。然而没有一样我中意的东西，我一直期盼着。

突然，我听到喊叫声：

“一本书，装帧精美，书边烫金，书名《芒努·莱斯科》^①，扉页写着题字，

^① 十八世纪一位法国作家普雷服神甫所著有名的恋爱小说。